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一至五刊出

四大自由

琴台客聚

潘國森

有香港小孩不識天高地厚，說要「為香港、為下一代爭取自由」，他們都知道「Freedom」和「Liberty」都是自由嗎？「港孩獨娃」該知有「言論自由」、「學術自由」，或許還聽說過「宗教自由」。

美國小羅斯福總統（F. D. Roosevelt，1882-1945年）提出「四大自由」，即「言論自由」（Freedom of Speech）、「信仰自由」（Freedom of Worship）、「免於匱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和「免於恐懼的自由」（Freedom from Fear）。今時香港各間大學的冒牌「學生領袖」當中，該不會超過一半人知道後兩項。

四大自由還未夠全面，學術自由（Academic Freedom）該放哪裏？

從名詞術語的義界去看。「表達自由」（Freedom of Expression）涵蓋言論自由。表達個人意見不一定要靠言論，還可以用行為。美國色情電影行業就是假借「表達自由」來向消費者提供勞務，混一口飯吃。信仰自由則包括宗教自由，宗教必須有信仰，但是信仰卻不一定與宗教相關。

學術自由，則是表達自由和信仰自由的結合。我們讀書研究學問，自覺有了心得，想表達出來讓人家知道，希望有人了解、認同，以至「聽話」。這就是搞學術。學術之探索，少不得有某些信仰組合去支撐：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儒、釋、道、耶、理想主義、實用主義、唯心主義、唯物主義、人性善說、人性惡說、人性無善惡說等等，都可以理解為一種信仰。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社會都常會被某些主流信仰的組合所主導。言論自由、學術自由都難免受到所在國家、民族、社會的大環境制約。中國現行社會主義，但也不排斥資本主義，中國人儒釋道耶諸家都能包容接受，並無單一國教。歐美國家多信奉基督教，西亞北非的阿拉伯世界則信奉伊斯蘭教為主。

「免於匱乏的自由」具體表現出什麼樣的一個狀態？簡而言之，以得溫飽為最起碼要求。中國前賢教導有云：「衣食足，然後知榮辱。」我們當中大部分人都是凡夫俗子，能有幾許是超然物外的大聖人？說穿了，四大自由的這一項無非是「溫飽」兩字。近世歐美列強向第三世界輸出「民主」，受影響的窮國人民有了所謂神聖的投票權，卻失了溫飽，這樣的結果恐怕還是違背了四大自由的第三項呢！

「免於恐懼的自由」則是基本人權受到保障。假如我未經正當法律程序審訊定罪，就沒有人可以毆打我、囚禁我、搶走我的財產、殺害我的生命，這樣我的身家性命得到起碼保護，才算「免於恐懼」。

誰可以證明近年香港已經沒有自由？持這個想法的人是否有神經病？香港居民每天晚上關門閉戶後可以睡得香甜，因為我們享有「免於恐懼的自由」！香港社會的治安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好，誰在保障香港人「免於恐懼的自由」？除了現有法律和制度在運行，現屆政府在幹活等等之外，最具體就是警隊在維護法紀、除暴安良呀！

20年後重奪政權

思旋天地

思旋

牛年已過了大半，傳統農曆七月是一個充滿奇妙傳說的月份。

在西方文化流傳的愛情浪漫羅密歐與茱麗葉故事，在中國可媲美的故事則是「情濃七夕牛郎與織女」。雖然近年七夕沒有往常的熱鬧，惟在今年在四川成都卻有105對新人登記結婚成佳話。

另一方面，粵籍人包括潮汕人士會在此期間舉行盂蘭勝會，以佛教或道教形式，稱之為盂蘭法會的宗教活動。傳說中的故事主角是目連，他知悉母親死後未能得到飽餐飲食，或許是她生前做了壞事所受報應？孝順的目連於是用盂蘭盆在農曆七月盛載百味五果食品，供養大德僧侶，助其母親脫離苦海。後人便在農曆七月舉行盂蘭勝會，大派米食做善事，拜祭祖先，超度不幸因天災等遇難的鄉里人士。在本港潮籍人士中最為虔誠，就算在本年疫下環境，香港潮屬社團總會領袖馬介璋等亦照常舉行盂蘭勝會。7月鬼節有種種傳說，其中有說在此時陰間孤魂野鬼會到處覓食。人間有善心之人會向晚輩提醒在7月晚間最好少出夜街，尤其在下雨天不要撐紅色的雨傘，以免「撞鬼」？

俗稱農曆七月是鬼節，多有不幸事發生，今年事更多。天災浩劫特別是海地發生7.2級強烈地震，遇難災民約有2,000人，另有數千人受傷，醫院爆棚，傷者要瞓街。在政治方面，馬來西亞總理穆希丁失去了執政聯盟大黨的支持，而需辭去總理職位。更有發生舉世矚目戲劇性一事，發生在中亞之阿富汗，一夜之間政府掌權者流亡外國，塔利班重掌政權。阿富汗發生巨變，由阿富汗武裝組織塔利班拿下首都喀布爾的消息傳出後，阿富汗人驚惶失措地湧往國際機場，試圖強行登機，甚至是攀上軍機逃離。由於數以千計的人群秩序失控，在機場維持治安的美軍一度鳴槍示警，場面令人震驚。

雖時隔20年，人們對911事件記憶猶新。因所謂消滅恐怖組織，美軍進入阿富汗，美國趕走了當時掌權的阿富汗塔利班，20年來幾乎花了逾2兆美元，數千美軍傷亡。當然，阿富汗人民生命受到傷害不在話下。然而，塔利班掌權人經歷了20年的臥薪嘗膽，時至今日，應該是學乖了。

今次藉着美國撤軍而一夜反奪政權，其實阿富汗亂局一時是難以收拾的。據聞，美國正派出偵查機在喀布爾監聽塔利班，另一方面，阿富汗國內或國外的反對派亦對塔利班虎視眈眈。雖然塔利班領導人曾召開記者會提出承諾：組建包容式政府、允許婦女工作學習、特赦為前政府工作的人、私營媒體可繼續自由獨立運作、保證外國使館人員和外國人在阿富汗的財產及生命安全和出入自由等等，不過，各國對塔利班仍是聽其言觀其行。

當然，大家都期望阿富汗和平，人民幸福！

暑期樂 親子文化遊

心窗常開

潘明珠

悠長的暑假，小朋友怎樣過呢？記得童年時，我會跟父母返鄉下，過鄉村生活，或到戶外旅行，參加一些體育運動等，出汗出力，多姿多彩！

今年由於疫情影響，很多父母安排孩子的暑假活動時，仍少不了網上補習，或到酒店Staycation的，正所謂出滴汗也難。我覺得找機會讓小朋友出力出汗，親身體驗一下本地的文化遊，會更有意義呢！

最近，我們就參加了大棠生態園及大夫第古蹟遊，小朋友可在生態園的綠野間見識許多有機種植，如大樹菠蘿、荔枝、黃皮、芒果等，甚至一睹手抱像孩子身形一般大的冬瓜，令小朋友大感驚訝！

還可以試騎馬、踏自行車，玩出一身汗，活動筋骨手腳，令身心更健康！

而到大夫第的古蹟，小朋友對古代人家的宅院建築、門庭牆磚、屋簷窗花，皆充滿好奇，發問也多，邀他們每人探索及講述此大屋的特點，有孩子從歷史說起，述屋主家族姓文，是宋代名將文天祥的後人；也有少年說此家族尊敬祖先，故把畫像都掛在大廳，像我們把照片放家中一樣；更有人留意大屋的建築，細緻說出裝飾壁畫之圖案多樣，有梅、蘭、菊、竹和麒麟等，而拱門上的浮雕尤其刻得有特色。小朋友藉這探奇活動，潛移默化地通過文化遊，感染到文化內涵，如家族傳統及人文歷史，真是值得一遊啊！

另一處推薦的是西貢火山探知館一帶遊。先遊館前小橋公園，來到「紙船橋」，映入眼簾的是幾隻巨型設計像紙質似之物料製成的石船，上面印着許多文字，仔細一看，文字記錄了香港的歷史呢。

進火山探知館內，小朋友看到各樣展板和圖片，展示了很多形狀各異的岩石，孩子們還可用手觸摸岩石，感覺得到不同石之表面，有光滑的、有粗糙的。青少年好奇，在觀察到西貢地區罕見的地質奇葩，六角桂石群後，驚訝於數量之多，更知道了它是一種本地獨特的地質遺蹟啊。此行令大家更感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歎為觀止！

到了西貢海鮮街，小朋友一起觀察和認識各種海鮮，石斑魚、瀨尿蝦、海螺，還有熒光墨魚呢；看大牌坊前後兩旁的對聯，可從中體會漁民文化：「西貢遊瀏覽青山綠水，海旁饌品嚐美食珍饈」和「雨順風調西貢市樂民安宅，山明水秀海鮮街貴客滿堂」，這兩對對聯都表達了海鮮街特色和西貢民風，希望為海鮮街迎來貴客滿堂呢。

●西貢火山探知館。作者供圖

教育雙減

翠袖乾坤

余似心

最近內地推出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政策，這措施值得香港教育界參考。

這簡稱「雙減」的大方向，包括校內和校外。校內，要減輕學生作業負擔、提升教學品質，加強課後託管，嚴查教師有償補課。校外主要針對培訓學校、學科類內容上不得超綱、搶跑；時間上不得佔用國家法定節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運營上學科類培訓機構一律不得上市融資，嚴禁資本化運作。

我對國家的校內和校外教育和培訓不熟，印象最深的是兩年前回鄉，首次見面才嫁來兩、三年的嫂子告訴我，她在鄉外小城鎮開了一間補習社，工作十分辛苦但賺錢易，她的第一桶金便是從補習社而來。她婚後不久便耗資100萬元人民幣把祖屋重建成豪宅，一時成為鄉中佳話。

這幾年見內地親友的年幼子女都中、英文了得，平日在學校寄宿，假期回家也忙於補習，孩子的學識是增加了，但臉上多了一分疲累。

香港的教育最令人詬病，是我最不喜歡的一環。香港孩子從小學至中學12年時間都在功課和考試壓力下生活，形成許多情緒問題，但香港的學術和科學等成就，從來就遠不及那些學生輕鬆愉快地上學的歐美國家，然後，許多家長或不想再強迫子女面對讀書壓力，便送他們到外國去留學，之後講一句：「他們在外地求學開心得多！」這是在香港普遍的怪現象，香港教育當局是知道的，他們大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歐美去求學，那麼為何不好好參考一下人家的教育制度和方式，改善我們失敗的一套？讓我們的下一代有愉快的學習環境，有優質的教育？有更佳的學術成就？

課後補習是香港學生生活的一部分，香港的補習社商業味濃，一些還出現犯法行為。近年內地一些地方就開始走香港這條令人慘不忍睹的路，家長為求競爭，不惜耗巨資催谷子女，現及早發現阻止歪風，實在是德政。

孤獨與繁華

百家廊

陳麗君

今日陽光普照，社區左側的小河，波光粼粼，河道兩旁整齊排列着柳樹。後面的荒地上覆蓋着一片青綠，那是當地人種植的菜地，菜地的三面被將近兩米高的紅磚牆圍了起來，另一面連着河岸延展到遠處的拱橋旁才被阻斷。河對面是新建起的城區，林立的現代式建築，和很多新城區一樣，建造生硬而冰冷。

昨天給我送來蔬菜老阿姨的房子，是靠近河流邊上的第一家。門前有片小園子，方方正正，園子裏種着一些空心菜、辣椒、茄子和紅薯葉。沿着路旁還有一道爬滿了明黃色絲瓜花的籬笆。老阿姨的丈夫和在城市另一端的兒子家很少回來。她每天都在門口打理這些蔬菜。有時候也坐在園子門口的一張竹椅上看着那幾隻到處亂跑的貓。我和她的情誼始於前段時間的一場對話；「這3隻貓咪膽子好大，一點都不怕人。」我說。「不是3隻，是4隻。」她說：「還有一隻不知道牠都跑到哪去了，那隻貓比這幾隻都要瘦小一些。我前些天還看到牠的。不知道怎麼就不見了。」

「也許是牠太調皮了，跑去別的地方玩了也不一定。」

「不會。」她看着那隻渾身黑白分明蜷縮在花壇上的貓。花壇邊上有幾株即將枯黃了的茴香，茴香樹下有一個白色的圓墊，圓墊上飛滿了嗡嗡作響的蚊子。「牠們從來不會亂跑很遠的，每天都在這裏。可是不知道那一隻為什麼這幾天不見了，以前每天都在的……都在的……」她喃喃自語着。花白的頭髮在河風的吹拂下凌亂不堪，臉色晦暗。

「哦。」我隨手扯起一束茴香，放在鼻子底下努力嗅聞着。

這是一個孤獨的老人，生活在屬於她的深淵邊緣，寂寞至此，我不知道這河邊日日夜夜不停嘶鳴的風對一個孤寂的老人會帶來怎樣的聯想。是憑藉記憶在某一處確定過的位置上，重新建築，然後復原。還是整日對着電視面無表情。後來，我經常會去找她小坐一會。她從不邀請我到她的房間裏去。大多數時候我們都只是在門口聊天，或是在那不大的菜園子裏摘菜除草。她有時候很開心，有時候卻又緘默不言，就這樣靜靜地坐在那把竹椅上，讓人覺得她隨時會像灰塵一樣被時間所吹散。

她和另一位老人一樣，有時候你面對着他們，會覺得他們距離這個世界很遙遠。

這是一個很謹默的老人。男性，年齡大約在70幾歲。性情孤僻。他的家在社區進門第二棟靠左邊的一樓。家庭境況不詳。我只知道他每天都會在我樓下的垃圾箱裏翻找着一切可以食用的東西。我第一次看到這一幕時出於為他自尊的考慮而遠遠地躲了起來，後來發現他並不在意是否會被人看到。他還養了一隻雞，那是一隻很是肥胖的未被閹割的大公雞。他每天都坐在門口手裏拿着一條長竹竿看着牠，每當雞稍稍走得遠一點他就趕緊站起來把雞攔回去。嘴裏不停念叨着念叨着。有時候他也會唱歌，令人覺得他是快樂的，也許不是。從沒人問過他，他也不和人打招呼，就這樣與世界保持着一定距離，不需要過多地揭露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他似乎也很高興。我時常靜靜地從窗子探出頭去看着他的來來去去。我不知道怎樣做才能為這樣一個老人做點什麼卻又不至於對他的自尊產生傷害。後來我把新鮮的蘋果在櫥櫃上敲打出一兩個缺口，裝進乾淨袋子，放進垃圾箱的旁邊，然後臉紅心跳地快速跑回房間，站在窗口等待他的出現。有時候他遲遲沒有出現，我便會焦慮地用手指纏繞着裙襬，覺得煩躁不安。至於焦慮的原因，卻未可知。

直到有一天，我在社區進門處看到他，第一次鼓足勇氣與他打招呼，他沒有回應我，只是徑直行走着，眼神渙散，以至於給我有那麼一瞬間的錯覺；那只是一副堅硬空洞的骨架而已。

後來，在某一個深夜，我似乎在一瞬間明白了為什麼他們不願意讓人走進他的世界裏。因為最為激烈的自尊、因為不需要同情、因為年齡所帶來的種種桎梏，他們無法在餘下的人生裏找到落腳處，所以封閉自己，遠離人群，成為孤獨患者。我不確定，他們現在這麼做是不是另一種變相的無聲吶喊，想要得到某些人的注意、想要得到關注、想要令人感受到他們的存在並對他們溫柔相待。他們像是被社會拋棄了的人，固守着屬於自己的寂寞，把承載過的生活推向歲月深處，推入虛空之中。就像一棟老建築，一個時代，一群人因緣際會，在一個時空點上注定會消失。這是他們共同的命途。而舊的事物消失，隨之而來的是新事物的出現。對於舊的事物，有些人曾記得他們的舊模樣、有些人卻只記得一點點、有些人將完全在這世間消失。他們被斷絕與這世間之間的關係，然後隨着徹底的死亡，他們與這個世間傳統精神支撐之間的關係一刀兩斷，粗暴得沒有任何留戀。推倒一切，彷彿死亡也成為了一件值得歡喜的事情。下手果決，然後一切都是新的，與以往沒有任何關係。

生活在這世上的人們面對着這浮躁不安的世界，依然只有蓬勃野心，沒有風月心情，也無關痛癢與快樂。

在科技之路上大步前行

網人網事

狸美美

《日本經濟新聞》最近說，中國正在成為「世界第一科技大國」。真的嗎？「厲害了，我的國」聲猶在耳，小狸對這日媒之說不敢確信，但卻確知，今天的中國，至少正在通向「世界第一科技大國」的道路上大步前行。

比如，中國的學術論文最近「雙超越」了美國。日本文部省研究所日前發布了一份報告，顯示在受關注度高的科研論文方面，中國首次在發表數量上超越美國。而且更可喜的是，不僅數量飆升，質量似乎也在迅速崛起——另一份來自美國斯坦福大學的報告顯示，從刊登在學術期刊上的有關人工智能方面的論文引用率看，2020年中國的佔比達到20.7%，首次超越美國的19.8%。

而就在小狸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在遙遠的外太空，中國的祝融號火星車剛剛順利完成既定巡視任務，在火星表面運行了90個火星日，累計行駛889米，獲取了10個GB的原始資料。

再說個接地氣的。在內地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抖音，在國外一樣火爆。這個在國外入鄉隨俗取了個洋名TikTok的小視頻軟件，曾在特朗普當政美國時，引發了這位總統巨大的擔心。特朗普當時曾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TikTok和微信進入美國市場，直到「識時務」的拜登上台後，才於去年6月撤銷了這一行政令。雖然歷經了一輪兒封殺，但TikTok就像傳奇跑手Heater Kampf那樣，比賽途中雖然跌了一跤，但卻竟能快速爬起直至反超奪取冠軍——以市場追蹤為主要業務的安億致用公司日前發表的數據顯示，TikTok的下載排名已從2019年的全球第四，躍升為2020年的全球第一。這也意味着，它超過了名頭如雷貫耳的facebook、Messenger和WhatsApp。據報，TikTok目前在全世界擁有10億用戶，其中美國用戶已經超過1億。

其實又何止是名播美國？南美僑報網最近有個報道，說智利總統皮涅拉剛剛在TikTok上發布了他的第一條個人作品，並附言：「我們已經來到了TikTok。」皮涅拉說，他開設抖音賬號是為了「分享、陪伴、傾聽、交流，還有最重要的是學習。」

之前在寫Z世代時曾說過，這一屆年輕人連facebook都嫌「Out」了，他們是成長在短視頻裏的一代，也正是TikTok的主流和重要用戶。皮涅拉所謂的「學習」，至少有一層意思是要通過TikTok這種新型的生活方式了解青年所想，畢竟，得青年者得天下。

這也正是儘管TikTok被不停賦予政治含義卻又不停吸引境外機構入駐的原因。例如BBC在去年9月推出了TikTok賬戶，而它的前輩則有《世界報》、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華盛頓郵報》和《每日郵報》等著名媒體。甚至，連美國政府的有關方面都正在積極尋求TikTok的流量明星進行「合作」，以期通過他們「帶貨」推動新冠疫苗接種。但其實，這也算不上什麼新聞了，因為法國早就這麼幹了——曾經，法國的疫苗接種率也是非常不理想，總統馬克龍便借助TikTok的廣泛影響力，先後發布了一系列有關疫情防控的短視頻，受到人們，特別是年輕人的廣泛關注，防疫效果顯著，備受社會各界好評。

能文能武，可鹹可甜，上可九天攬月，下可直播帶貨，中國科技，正在全方位地高速發展，而無論是哪一種，都在改變着人們的生活方式，推動着人類向前。小狸開始覺得，日媒的那個判斷，有那麼點意思了。

羅蘭巴特式寫作

信而有征

劉征

羅蘭巴特有本《戀人絮語》，專門記錄愛情中人的諸種情狀。譬如，戀人們都期待着無時無刻呆在一起。倘若一時未見面，也希望對方來個電話。可你左等右等，料定要來的電話居然不來。你就會心焦起來，疑心是剛才出去買了個東西，漏接了電話。或者恰好對方來電時你正在與旁人通話。愈想心裏愈不平衡，隨即升起一股委屈，覺得自己這一腔思念沒得到回應，實在是大大的不公平。

像這樣的描述，在《戀人絮語》當中隨處可見。這本書就像拿了個放大鏡，把戀愛的心理學、社會學、語言學統統展示了個遍。任憑你鐵石心腸，只要有些微一些戀愛的經驗，便不難在這本書當中找到一絲認同感。

之所以如此，是羅蘭巴特沒有統攝全局的宏圖，他並非要給出一個戀愛的邊界來，只是單純地走哪兒算哪兒。行至一處，就任由情緒鋪開來，去把一處戀愛的細節表達出來。及至到了讀者跟前，這些文字雖然看似釘死在白紙上，卻和讀者的心發生了化學作用。甚至語句一丁點的雜亂和沒有邏輯，都反而加深了一種鮮活，隱約為這戀愛的瞬間添加證據。一切都不可遏制，一切都不求上下連貫，有始有終，但求一個細膩入微。

出於對這種瞬間性的追求，羅蘭巴特還寫過另一本《S/Z》。怎麼說呢？這本書很厚，可是卻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對巴爾扎克的中篇小說《薩拉辛》做闡釋。所用的方法是逐字逐句地解釋每一句話。為什麼這句話這樣說，那句話那樣說。潛台詞是什麼？

儘管《S/Z》貌似有一個連貫的、有情節的對象，不像《戀人絮語》當中的愛情這樣漫無邊際。可是，任何一個故事，當你下決心要逐字分析的時候，它的故事性和框架就都靠後了。這時候的閱讀成了寫作，你得像一個作家面對一疊空白的稿紙，讓思想往虛無處走。所以，《S/Z》簡直是精讀的典範。這個人，用洋洋灑灑的許多篇幅，為一個中篇寫出了個比它本身還長的分析。很多人都做文學分析，可沒有人像羅蘭巴特這樣分析一部小說的每句話。大家好像都習慣於去歸納和總結，而不是閱讀。不過說起總結，就無外乎兩種結果，要不以偏概全，要不離題萬里。

類似於羅蘭巴特這樣應激似的瞬間反應，是真情流露的。這種殭屍般的閱讀行動，貌似無腦跟隨，可是在真實的社會當中卻很難完成。往往我們看到類似的應激表達都是在網上，不求框架與系統，只求來什麼說什麼。這種社會行為如此令人厭惡，太隨性不負責任，實際上它的問題卻並非源於表達本身的瞬間性，而是源於它的獨立性。

就好比羅蘭巴特的這兩本書，倘若把它們一篇篇拆解了分散於網絡各處，也只能落得個水打浮萍的下場。可偏偏他是羅蘭巴特，能就一個主題編在一起。當你以為他只寫局部的時候，合起來，卻是部百科全書。並且神奇的是，他一開始居然沒有腹稿。行至結果，所有的文字才落到一處，卻居然做到了嚴絲合縫。我們在驚訝之餘，倘若想一想這其中的原因就明白了。一種思想，不是因為帶有感情就不好，而應當將這種情緒放諸於具體的人。循着他的性情與生活環境，他的思想與語言自然就都是一體的。

無論如何，都好過以隻字片語判斷一個人和事。可偏偏互聯網卻經常這樣做。